



双头太岁与火凤凰

袁阔成 王润生 编著

内 容 提 要

这两部中篇评书写的都是北宋末年发生的故事。

《双头太岁与火凤凰》写的是：双头太岁王庆为一美女大闹相国寺，被发配延安府，途中多次蒙人相救。到延安后，他与“五虎一凤”相斗，胜了“五虎”，却败在“一凤”手下。其师寒江钓叟从中做媒，他与火凤凰结为夫妻，并占白蟒山，自立为“淮西王”。他来到京城青楼烟花巷中，与金海棠一见钟情。他许愿回山后再来接金海棠。不料，金海棠被高俅掳走，她刺高俅未成而被杀。双头太岁带部下到京城打擂，得知这一噩耗后，发誓为金海棠报仇……

《江湖怪杰之死》写江湖四大怪杰之一史文恭，幼年爱武，长大之后拜师学枪，艺成之后萌生歹心，杀死了师父、师妹，后与梁山为敌，射死托塔天王晁盖。玉麒麟卢俊义下山生擒史文恭，为托塔天王报仇雪恨。

这两部书情节曲折、语言俏丽、饶有情趣、耐人寻味。可谓雅俗共赏，颇值一读。

新编传统评书

双头太岁与火凤凰

袁阔成 王润生 编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藁城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5.625印张112千字 印数：1—28000 1988年1月第1版

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—80505—033—3/I·33 定价：0.90元



第一回 收奇徒寒江钓叟躲灾 寻绝色双头太岁招祸



第二回 俩解差频频施计害人 一先生连连出面除难



第三回 刨根问底笑谈火凤凰 拉亲扯友嬉闹赛神会



第四回 大酒楼赴宴踢羊刺虎 火凤凰骂阵替兄报仇



第五回 双头太岁下山决雌雄 寒江钓叟做媒结鸾凤



第六回 寨主请军师逢凶遇险 猎户做向导进山访贤



第七回 深山老林拜访天外客 烟花柳巷结识金海棠



第八回 火凤凰失踪烟波骤起 金海棠遭难情火怒烧

目 录

双头太岁与火凤凰

- 第一回 收奇徒寒江钓叟躲灾..... (3)
寻绝色双头太岁招祸
- 第二回 俩解差频频施计害人..... (15)
一先生连连出面除难
- 第三回 刨根问底笑谈火凤凰..... (29)
拉亲扯友嬉闹赛神会
- 第四回 大酒楼赴宴踢羊刺虎..... (43)
火凤凰骂阵替兄报仇
- 第五回 双头太岁下山决雌雄..... (56)
寒江钓叟做媒结鸾凤
- 第六回 寨主请军师逢凶遇险..... (70)
猎户做向导进山访贤
- 第七回 深山老林拜访天外客..... (84)
烟花柳巷结识金海棠
- 第八回 火凤凰失踪烟波骤起..... (97)
金海棠遭难情火怒烧

江湖怪杰之死

- 第一回 史文恭拜师得师传.....(113)
老先生收徒遭徒害
- 第二回 司马孝林家破人亡.....(123)
水泊梁山帅伤将败

- 第三回 史文恭箭射晁天王.....(132)
鲍佩林计害卢员外
- 第四回 鲍武害人咎由自取.....(141)
徐宁献策情随事迁
- 第五回 双枪将风头写密信.....(151)
小李广虎口下战书
- 第六回 小李广挺身闯大阵.....(161)
卢俊义走马擒狂徒

双头太岁与火凤凰

第一回

收奇徒寒江钓叟躲灾

寻绝色双头太岁招祸

话说宋朝八帝徽宗沉溺酒色，忠奸不分。他身边有四个宠臣：蔡京、杨戩、高俅、童贯。这四个奸贼结成死党，残害忠良，鱼肉百姓，如狼似虎，无恶不作。官府横征暴敛，百姓走投无路，于是，揭竿而起。

在山东，反了及时雨宋江；在江南，反了铁臂金刚方腊；在河北，反了陆地追风小陈平田虎；在淮西，反了双头太岁王庆。他们攻城池，砸官府，杀富济贫，惩恶除霸。官府惧怕异常，多次派兵围剿，都被打得丢盔弃甲，一败如水。

这一天，高俅老贼亲自出门送一个人。送谁呀，他的谋士小子房张立。小子房满面春风，得意洋洋，带着几十官兵，官兵们抬着好多礼物。他骑着一匹粉靛白龙驹。干什么去呀？去拜淮西王王庆，劝王庆受招安。

王庆何许人也？

这王庆原籍是开封人氏。他父亲叫王愚，是个大富户，以放债诉讼而发家。放高利贷，帮着人家写呈子，告状打官司，他是个讼棍。这家伙见钱玩儿命，可以说是逢利就沾，有利就贪，见钱眼开，视财如命，六亲不认就认钱，一天到晚在钱眼儿里蹲着。比方说，逢年过节应该给下人弄点儿好吃的吧，再狠心的财主，也得把生活给改善改善，炖点儿肉什么

的。王愚可不行。他把下人全都召集来，给大伙说：“我给你们画条浇汁鱼，烩三鲜，清蒸板鸭，就这个形状，看见了没有？”

大伙说：“都看见啦。”

“这就等于吃了，干活去吧！”

你说，这谁不骂他呀！

他有三妻四妾，只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王庆。当时，王愚已是天命之年了。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得了这么一个儿子，视如掌上明珠。掌上明珠怎能比得了？简直是王母娘娘的鸡子儿——宝贝蛋！他雇了六个奶妈，四个看妈，八个哄妈。这孩子刚会吃东西的时候，就让他吃猴头、燕窝、豹胎、熊掌、驼峰、银耳，不知道怎么营养这孩子好了。

这孩子长到七岁就会打爹骂娘，嘻！那王愚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有时候，王庆骑着他爹在屋里转仨圈儿，王愚心甘情愿，驮着他儿子满屋爬。该上学了，得送到学堂去，这可麻烦了。王庆到学堂没有五天，就把学堂给搅黄了！先生让他打跑了，那些孩子谁也惹不起他，一看是王庆来了，背着书包全跑了。倒不是惹不起他，是惹不起他爹。这怎么办呢？只好请个先生到家来教吧。先生请了不少，来一个，走一个。多则一个月，少则十天，人家就辞职不干了。他这个儿子，人家没法教，别说五经四书，连“人之初”都记不住。几位先生走了之后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重金礼聘，没人来啦！有的人想来，也让别人给拦住了：“你教谁去？噢，就那王扒皮的儿子？你可别去教他。教他，早晚得让他拿砚台把你的脑袋开了瓢儿！”

长此下去，这不把学业给耽误了吗？有人对王愚说：“不

念书也照样活着，你有多大学问呢？不是光靠耍心眼儿吗？不也发财了吗？”

王愚一想，也对，我要把我这套本事教给他，将来他跟我一样，照旧帮着人打个官司、告个状什么的，子承父业嘛！就这么着把王庆的学业给撂下了。

过了二年，突然，他们家来了一个人，要专门教王庆念书。这倒把王愚吓一跳：哎呀，东京汴梁这儿有学问的不少，没有敢登我这门边儿的，这位先生是怎么回事儿？王愚特地狠了狠心，咬了咬牙，弄了俩菜，一凉一热，招待这位先生。

这位先生说：“听说您这个少爷不太爱念书，他不念书怎么能行啊？我想教教他，给钱也行，不给钱也行。”

特别后边儿这句，把王愚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了：“噢，不给钱都行啊！”

“您只要供我两顿饭，我就在这儿教学。”

“太好啦！”

哪儿找这省钱的事儿去呀！王愚就把他的儿子王庆叫过来，让他当众见过先生。王庆过来，嘭！给这先生来了一脚。这一脚把教书先生踢乐了：“哈……好！此子可教！”

旁边站的家人一瞧，简直都气糊涂了，就冲这手，这先生明白不了，浑先生教这么一个野孩子，教吧，越教越浑哪！

这就算开了馆了。家人们都等着看热闹哪，用不了三天，那砚台就得从窗户里扔出来，书就得撕了，笔就得撅了，说不定一茶壶还得把先生开了瓢！

这回可怪啦！过了七、八天，书房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王庆呢，往日那得八个人劝，六个人哄，好话说几车，才把